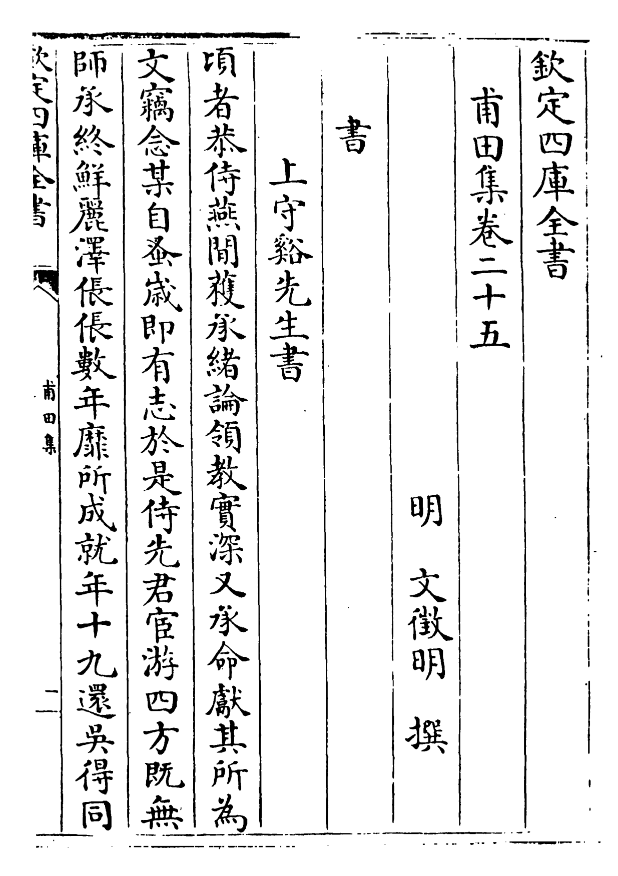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五

明 文徵明 撰

書

上守谿先生書

頃者恭侍燕閒獲承緒論領教實深又承命獻其所為文竊念某自蚤歲即有志於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無師承終鮮麗澤倀倀數年靡所成就年十九還吳得同

志者數人相與賦詩綴文于時年盛氣鋭不自量度倜
然欲追古人及之未幾數人者或死或去其在者亦或
叛盟改習而某亦以親命選隷學官於是有文法之拘
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而中心竊鄙焉稍稍以
其間隙諷讀左氏史記兩漢書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
得亦時時竊為古文詞一時曹耦莫不非笑之以為狂
其不以為狂者則以為矯為迂惟一二知已憐之謂以
子之才為程文無難者盍精於是俟他日得雋為古文

非晚某亦不以為然蓋程式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詣則魯鈍之資無復是望就而觀之今之得雋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為無命終身不第則亦將終身不得為古文豈不負哉用是排羣議為之不顧而志則分矣緣是彼此皆無所成而長老先生或見其所作從而稱之於人以為能而不知者以為真能也遂相率走求其文往往至於困塞某不能逆其意皆勉副之所求皆餞送悼挽之屬其又下則世俗所

謂别號率多强顔不情之語凡某之所謂文率是類也
嗚呼是尚得為文乎然既被長者賞識遂不容以陋劣
自晦檢其中得論議十有四首敘事十有五首輒塵尊
覽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精於文者然其所作
視韓愈非其儗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為奇從而品目焉
而世徒以其常出於韓之門以為是固韓愈氏之徒也
相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某
於籍湜無能比儗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某為

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之門者豈不幸哉干冒台嚴不勝悚仄不宣

三學上陸冢宰書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内莫不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為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兹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

明公分内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詠嗟盛德以為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我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為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誠以聖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蝟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為慠論者不以為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

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彖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

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邐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略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

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材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寛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寛額舉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沈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羇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

比聞侍從文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縁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豈皆以得禄為榮哉不然即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下之賢即

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充貢之例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而倖進者不為不多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紈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固嘗疾首痛心於此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概於心今當可為之時在得為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

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霈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復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為盛事後世以為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强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為而行蓋皆不欲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曽不以此

少公而更以為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為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謝李宮保書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為非苟一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

廉頗馬謖虛名能惑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為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非獨今之時然也而今之時為甚豈今之為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見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為能盡之世之所尚者在是

上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有志文章有志節義
行能者皆俛焉求合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
士之所為固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
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目之外豈復有遺材哉有之皆
潦倒無成齷齪自守者世固無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
無因知之矣至於懷珍抱奇道義自將者方且韜默遠
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不知者不必薦也不得而知
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徼名工言無實

之人柳子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為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為迂不適時則以為愚不知人而非笑集其身矣某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以墮廢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非

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某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騃騃然將日尋矣明公領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閒歲一臨實未嘗弭節其地某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材公固無從見也況其所能所守頽敗若此明公何所據知遂錄其姓名露章薦之于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為誠有材耶彼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

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售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其實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遂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非立異徼名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非趙括馬謖非周仁許靖之儔哉即萬一有焉所為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念之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麗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厲人輔世之盛心哉

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不得為燕國之馬首哉若是則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為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諝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以求於人者深則得於己者淺也某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而

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為士矣失其所以為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為也而謂公為之哉某之所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諝不足云也是故古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是天子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

衣被命列官清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畢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鑒其誠謂其所為惟以輔世勵人為心而非有所私於某也夫始也某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有私於某某之所恃者士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某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飲

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實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為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誠知某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某無似視明允無能為役亦圖

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與郡守肅齋王公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有損無益賢者不為今大巡郭公欲為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壓伏里門又以衰病蹇劣不能廁跡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是為高也今以為賢於他人郡士夫誰為不肖且某在今諸士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智最為凡劣一旦以為賢

而拔出其上冒然居之豈非君子所深恥哉某雖不敢自托於君子然亦安肯靦然無恥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即為撤去當時以為美談迄今傳示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為役而明公則今之胡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俚俗小人待之哉某雖非足於內者

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為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望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至幸也況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興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伯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為贊喜然於其人實未當有毫髮蔭庇萬一舉事則匠作夫役勞頓實多夫不能覆庇而反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

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取也比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文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儻得幸免則明公之恵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為非出至誠姑為是退托以激冐時譽則重得罪於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

病薾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令兒子俯伏以請

臨紙不勝顒望之至

行狀二首

沈先生行狀

高祖懋卿

曾祖良琛

祖孟淵

父恒吉母張氏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相城里沈周年八十有三狀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别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朗絶人少學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以文學高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孟賢遂遜去

年十一代其父為賦長聽宣南京時地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為百韻詩上之崔得詩驚異疑非已出面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子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蠲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若釋老若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白傳既而師眉山為長句已又為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縱橫百出初不

拘拘乎一體之長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蹤古人所至賔客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皁賤夫有求輒應長縑斷素流布充斥内自京師逺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滸欲以賢良舉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曰吾其遯哉卒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禮尤為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日

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為知言同時文學之士為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

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别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屨常滿先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怠風流文物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生為人修謹謙下雖内藴精明而不少外暴

與人處曾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
寸才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為延譽於人不藏也尤不
忍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先
生不能飲每為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夫人年
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台病瘵不
內處先生與俱卧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子庶弟幽
穉未練事為植産使均於己一妹早寡養之終其身其

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文學稱家嘗為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次適徐襄又次適太學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田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石田文抄石田詠史補忘錄客座新聞續千金方總若干卷正德四年巳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以疾卒於正寢於是雲鴻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

葬先生於所居之東某鄉某原屬將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某有述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矚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用論次如右謹狀

南京太常寺卿嘉禾呂公行狀

祖考嗣芳萬泉儒學教諭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妣顧氏累贈淑人

考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妣徐氏封太淑人

貫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甲乙鄉呂㦂年六

十三狀

公諱㦂字秉之姓呂氏為嘉興人先宋時有諱玹者以碩儒顯於時玹生茂卿仕元為提舉茂卿生仲雄仲雄生伯誠俱不仕伯誠生嗣芳仕國朝為萬泉儒學教諭生二子長本景州儒學訓導次原翰林院學士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公之考也母徐氏初封宜人累加太淑人公生正統巳巳七月辛卯自小穎異甫七齡從文懿授

書未嘗挾冊呻吟文懿篤遺乃就席按文疾讀一過目而數百言已成誦矣比成童諸書已多淹洽操筆為詩文已多警語一時老長先生咸畏下之性尤慧解天順初京師不雨彗星犯牽牛時文懿柄國頗以為憂公侍側言歲凶常數小人之厄也星變實聖人復辟離燭萬方當無他虞所憂者援立之人失望而怨或恃恩驕誕不可不慎也及曹賊竊發文懿方入朝毋顧聞變泣曰兒及禍矣公曰大人甫出而難作當猶未至且賊舉火

向內侍有應也而不得入豈朝廷有備乎頃當撲滅矣已而皆然文懿以母憂卒於家公年十五入訃于朝上悼惜顧羣臣欲授公中書舍人格於例不果已而補國子生遣還郡守楊公繼宗為延師教之師顧公所學出己上遂遜去曰吾不能為若師也服闋還朝詔令內閣辦事明年丁亥拜中書舍人時年甫弱冠鋭志於學譽聞藉藉起辛卯上疏乞應試言者劾公矯枉沽譽且命官不應得試上特許之是歲中順天鄉試錄其程文以

傳自壬辰至乙未凡再試禮部皆不中遂不復就試己亥中書滿九載陞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壬寅真授本司郎中琉球乞歲一入貢自言小國事大國如子事父若再歲一朝則定省闕而音問踈矣公折之云既知父子之禮何緣屢逆父命已而廣東守臣上言夷人生事擾民不宜聽其請人乃服公先見迤西回回夷援例奏討廣東海道歸國朝廷將從之公執不可曰故事如此不宜妄有改易以啓他覬因擲錦衣

衛訪草欲薦之吏人懼而止計所省有司經費千萬丙午陞南京太僕少卿戊申孝宗登極公上言乞不許州縣改委官吏及減省拽擠乳牛隻處置操備馬匹免徵首蓿種子四事癸丑萬壽節公奉表入賀上言節財用激貪殘敎戚里起宿學久委任等六事是歲改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尋轉左通政丙辰陞南京太常寺卿太常掌祀事頗多更格文移檢閱往往困塞公集累朝更格故事為太常條例事至按籍行之故在官無謬誤而

事亦易集巳未詔求直言公上疏言立誠信習禮樂查
署户修祭器尊前王表英靈賞年勞重供薦備牲牢免
雜役追逋欠清厨役凡十有二事皆本寺弊政多見施
行先是禮儀怠廢春秋丁有事文廟科道官多不與祭
公移文督之有知豺獺之報本何筌蹄之遽忘之語會
太廟時享不以新果監察御史劾公不敬公舉高皇敕
旨復之御史乃無言然自是不悅於當路矣已而科道
交章論列謂公冒進不止公上疏言臣立朝四十年出

處遷除自有本末冐進之言臣實恥之因乞致仕不允會太淑人卒遂乞解官持服詔工部遣官營葬命有司諭祭服闋再授南京太常寺卿前後在太常六年庶事多所緒正今上登極再乞致仕有旨令馳驛回而公已先還矣時年五十有九既歸日以詩酒自樂絶口不及時事逆瑾用事方督過諸大臣雖家居不免公益韜斂憂畏閲四年為正德辛未六月三十日戊申以疾卒於家年六十三積階自承事郎七轉至通議大夫先夫人

沈氏廣州知府琮之女有賢行初封孺人加宜人累贈淑人後夫人陸氏封淑人子男五人言沈出蔭補國子生為處交俱側出學陸出婦項徐周毛陶皆令族孫男四人女六人公性資開朗而風儀醞藉與人處悃欵有情致居官甚廉而不為撟枉暴白之行平生未嘗發人陰私尤不念人過初應試被劾或言同官某所為公不以為然後同官以剛直得罪中官幾陷不測公曲為庇護禮部時有主事者倚時貴多所陵轢他同官不能堪

公曰勢亦易過姑俟之已而果敗謫淮安通判而公適為太僕有相臨之分待之如初其待僕從尤有恩義故事卿監從臣得役辦事官擁輿持刺往往皆其人公深以衣冠為辱曰若曹他日皆當長人吾不忍若為此態也在侍從二十年未嘗輕役一官下人過誤犯輒行遣雖不為姑息而亦未嘗鉤距罪人若吏牘章程皆有限列關決精敏人亦不能欺也公雖生長貴族而貧終其身不喜娉侈生理靡密一無所問惟好學不倦自志學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雖以夏侯氏書應舉而尤喜毛詩周易在太僕時讀易凡三終諸子若史若他文集莫不貫總而左氏兩漢書尤精洽少接諸老先達諳國朝故事雅善談論對客舉一事必深竟顛末舉止詳雅奕奕如瞻承聽者傾注喜為詩日必三數篇操札輒就若不經意而出語渾雄用事精當往往追躅古人一時宗工讓能焉其文尤嚴整有法無愧作者而詩名大噪遂用揜其所長然公惟以自樂未嘗矜人故人始或忌之終

亦不厭其多能也晚歲居休益事隱約浮沈里閈若初
未嘗有官者郡邑燕會或不時往而鄰里有名輒赴曰
彼貧人不易為具不可負也其宅心淳厚往往類此故
死之日自郡邑大夫而下至於販夫牧豎莫不嗟惋相
弔謂善人亡矣嗚呼此豈有勢與力致之哉言以卒之
明年某月日葬公縣之長水鄉祖塋之傍將乞銘於太
史以某通家相知俾有述焉比先公官太僕實公同寮
某因得給事左右竊聞緒餘于今二十年雖不敢謂為

知公而行事之詳耳受目矚庶幾不失之誣云

甫田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莆田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甫田集卷二十六

明 文徵明 撰

行狀四首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公行狀

曾祖溢

祖洪

父傑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

母張氏封宜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尹山鄉沈林年六十

九狀

公諱林字材美世為蘇之長洲人自大父而上並以朴茂脩正為里善士至奉直公尤植義明法稍被推擇從事郡中尋自解歸後以公貴封奉直大夫晉州知州母張氏封宜人公生秀朗岐嶷少即勵志於學從吳謙先生授易選補縣學生益精進不懈摘經綴文粹然理勝

戴簡肅公按試邑中羣諸生而首列之公時甫弱冠又
起齊民人無知者及名見儀觀脩偉進止詳雅公益嘆
異是歳成化甲午遂中應天府鄉試辛丑登進士授晉
州知州州在畿輔民惰而貧百務怠弛公至首為安集
繁竊横賦以次罷行乃教之樹畜民用充實而誕章敷
化俾即于理一州三邑之民尸而祝之曰吾乃今知有
父母之愛也御史杜忠上其績誥授奉直大夫貤封其
父母若妻皆如制弘治己酉陞南京刑部福建司員外

郎辛亥陞本部湖廣司署郎中癸丑真授本司郎中公宅心仁恕雖官法比而審畫詳慎必求當允未嘗奇請他比以傳致人罪尚書賢愛之俾詳諸司奏獄歷數年所平反甚衆屢考優最丙辰陞四川順慶府知府順慶去京師萬里民獷而好訐尤習侒鬼覡巫縱誕莫為緒正公首下令禁之有殺人獄歷數政不決公一訊得之繼發姦民之並緣假托者悉抵於法他獄訟皆隨事決遣雖株連支綴未嘗數日留也由是政平訟理民用孚

恱益紹農振業謹輸將時旱潦民旣安戢歲亦比登乃
篤意教化視郡學隘陋弗稱且文廟右列非制遂徹而
新之建御書樓增置號舍製樂器設樂舞生規制弘偉
物數咸備又以餘力脩復南充縣學於是集諸生教之
躬自程試俾皆有所向方士亦翕然奮於學吳文定公
實記其事在郡數年脩創公私廨宇無慮數十築城隍
治道路所費無限而官民不擾人至今稱之都御史林
元肅御史曽祿陳珀相繼以賢能薦弘治乙丑陞雲南

右叅政公所分地適當邊徼俄聞安南連兵内向遠近驚擾鎮廵大臣謀治兵應之公亟止之曰彼無釁何得内侵或自有所事不可知即萬一事出意外某請自當之即馳至境上果自相讐殺耳土官鳳英以功授叅政散銜素驕悍昧事大之禮時以征緬人調集省下公先期諭以禮分俾知朝廷恩威於是英伏謁如制他所施設多類此會按察司缺官公承委緒理疏抉推摘務盡情實而搜剔蠹弊畧盡囹圄為空都御史吴文度御史

陳天祥周雄交章論薦皆不報正德巳巳陞山西右布政使先是公以入賀萬壽節至京逆瑾方用事惡公不為禮遣中尉躡尋其過擿摭無所得乃以出滇時傳置非宜文致其罪遂落籍為民庚午更化再起為廣西左布政使凡所以治廣西者一如雲南而扶微興壞政以敷融會軍興夤積流輸不擾而辦尚書林廷選御史舒晟咸露章薦之壬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與湖蜀比壤夷獠雜居往往梟獍以

逆守臣乘時勦逐雖屢折北猶時出抄掠邊人患苦之公承制調集湖北川西數路官兵身自獎率期必戡定先給旗榜招徠脅從散其醜類乃命將官引兵直擣諸巢䟽捕追北務極勦滅於是鎮筸銅仁烏羅諸賊以次削平而天生屯囤二寨尤極險阻藺石控弦不可嚮邇公命都指揮司繼先絶其餉道伺賊困怠悉衆搏擊繼以飛鎗火銃盡扼而殲之生擒夷酋龍通保等千人俘獲男女牛羊器械不可勝計遂降陳家孟溪等凡九十

七寨給以閑田牛種悉復為編民事聞璽書褒美有數年之患一旦掃除其功尤可嘉念之語仍賜白金文綺時餘冦奔迸四出或以聽撫為名以規免罪責湖廣守臣信之作格苗録以傳公曰此逋冦不戢方為内患乃侈張其事耶移文守臣俾為警備咸不以為然俄復嘯聚為亂流刼境上公復調集民兵勦平之先是劇冦廖麻子閧蜀中公念貴為蜀垂徼賊所出入窮必迸逸屬方有夷師乃先期距塞與蜀犄角互為聲援賊竟不得

出蜀功倚成馬時諸冠雖平而土官玩習縱誕往往賊殺倡亂宣慰使宋然㮤驁首禍公奏革其職仍奏建總府於省城令貴竹水東等五長官司洪邊等十三馬頭及程番府所屬金筑安撫司上馬橋長官司龍里衛所屬大小平伐二長官司並隸馬置二縣分治其故地其四十八枝頭目青山等寨龍筑等長官司畢節等驛仍隸宣慰使萬鍾改置諸長官為流官悉隸貴前二衛諸土舍悉令占數為編戶又猛朔爭奮長官王通以爭地

讐殺無辜公奏調官兵遣叅將洛忠相時勦殺通懼乃
悔過聽撫山州土官同知蒙政妄奏本州因改設流官
人民竄伏事下鎮巡官議處公奏流官之設民夷帖伏
蒙政所為梗塞特是盜權市恩欲肆侵漁耳不懲無以
令諸夷且動摇衆心非便朝廷竟從公言自是境内偃
帖莫敢有異志癸酉奉直公卒公奏乞守制是歲十二
月代還乙亥張宜人卒朝廷皆遣官諭祭丁丑服闋會
山東阻饑有詔起公於家俾巡撫其地先是公在師勞

殫繼遭家艱哀毀踰制遂得末疾比被召命至中途加劇上疏自陳老疾不堪任使乞放歸田里以全晚節朝廷惜其去久乃得請仍給驛以歸閱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于正寢距其生景泰癸酉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吳江縣羅字圩新塋公娶許氏生子男二人知剛知柔俱國子生女二人適引禮舍人史相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人大謨以公蔭為國子生次某某某孫女二人公為人剛正有守雖不為高亢而孑

子自將不肯婉婀隨俗初筮仕時或憐其少未更事不
堪有司教之隙趨以獵美官公笑曰欲圖事君而先欺
君可乎竟就外補以去及積忤逆瑾禍出不測家人恇
擾且懼為二老人憂謀入賄解免寮屬相知者亦勸之
公曰死生命也僥倖苟全如虧名節何堅拒不從比罷
怡然就道家居未嘗自悔所至持廉不私羨餘公堂錢
悉貯官帑或用以葺廨舍供具賓客而已罷山西時在
官甫月餘俸入單竭同官知而贐之悉謝不受單居就

道或缺頓舍蕭然不以介意性尤簡靖居常進止有度端坐終日未甞跛倚與人處擇言而發或相對無一語然情意融暢不為岸谷始見者莫不嚴憚久皆親戀不捨平生未甞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干之郡邑非公事未甞輒入居官平易不事矯飾以取赫赫聲既去民輒懐之順慶之士甞祀公郡學既而父老以不便瞻謁請於御史盧公別建生祠於學之西至今士夫稱賢守必曰沈公沈公云晉州之民每遇鄉人必問公起居或

仕宦道出吳門必求其廬拜謁而去公孝友純至事二親必求意適家居雖燕處未嘗南向既貴且老孺戀依依入蜀時年甫四十念親老留妻子侍養自是終其身不復以家自隨及居喪已踰六十獨處中門之外者七年哭踊摧毀遂以沈頓一弟麓少則教之問學既長朂之以義同居怡怡中外無間言及自蜀歸麓已生分外處公亟過之坐室中潸然出涕曰吾止一弟忍遂分異耶其待族屬尤有恩義教諸子必導以善而身率之不

事言說不加誚讓而閨門化之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醇德質行者乎公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居常手不釋卷為文務理勝間為小詩亦清潤有思所著有學鳴前後稿滇南紀行録貴竹行稿遣懷拙稿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少與先君同學繼復同朝相好某以契家子數得接侍知公為深及是二子遂屬某為狀謹為敘次如右惟立言君子表而著之他日太史氏或有取焉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曾祖迪吉

祖謙海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考宗政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

妣張氏累贈夫人

貫江西新淦縣橋埠灘人直隷蘇州衛籍

居吳縣鳳凰里劉纓年八十二狀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

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都事

因徙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國朝江西内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隷蘇州衛雲芳子廸吉廸吉二子次曰謙海讀書有行義代兄戍吳遂留居吳中公之大父也父曰宗政娶張氏以正統七年壬戌八月五日生公於吳城鳳凰里㮛砢英特資復頴異少從鄉先生賀復菴學先生亟稱之既而受易於夏璿先生精研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而剽刺涉獵卓見端緒為文操札疾書未嘗致思視他人追琢衍繹方事竚擬而公數百言

已就所作明暢英發以儒士再試不利乃入縣學為弟子員成化辛卯中應天鄉試戊戌中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為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史乾没並縁請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惰不知概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賑贍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嵗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公執不從當以亡失既

而獄上上官閲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子毋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兖州之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椎埋狼籍吏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鬭嚚訟公抅摭精敏刃迎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自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咸稱其能尤為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僘巡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當宄弊罔匿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

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是歲奉命
按福建嘗閱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
冕張成富皆坐死公視其所荷校皆新翻閱牘詞多文
贅且事發無主名而牘尾云云類隱語曰豈據匿名書
成獄耶悉索前後訟牒果得匿名書於吏廨故櫝中葢
釗父以負貸自刎其姑之夫陳富利釗産欲奪之故為
此陷之以冕等其所親昵併及馬前時有司實傅致成
獄其後讞者不欲更異又惡骫法故首鼠其事公既閱

實即破械釋之一時稱為神明莆田民有隨母出嫁者
封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公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
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服其明識時
海外諸番入貢者多挾賫貨貿市於閩監舶者利其賄
不禁或不時得賄即忿鬭成隙公謂此非來遠之道且
傷國體即下令絕不許通至今以為法庚戌還朝十一
月滿三載考最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推恩贈考宗政文
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妣張氏孺人辛亥再奉命按廣

東廣並海有別渚曰澳番舶交易之地地有珠市世其業者十人豪民張政者先竄名番舶商海外諸國致番貨直數十萬夤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為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並釋三人抵政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害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

中宜從宫刑以給内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
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斃者十五所須尚千
人方買之海南公聞急渡海抵璚崖諸屬覈實馳還則
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
即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感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後
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
事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横亂政公率同官上
疏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

卒賴上仁明容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
省使郡縣守令而下三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
人平反絞斬罪百二十三人兩侍經筵統署十一道印
事皆集辦丙辰滿九載陞太僕寺少卿時馬政廢弛圉
人多肆侵漁馬耗不孳又私相盜鬻遇裱印率滌去舊
文更入充數公立法辨審弊為之清又探稽孳畜利病
得二十事條列以聞從之己未考滿給誥命進中憲大
夫推恩加贈公考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妣恭人庚申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四川總督糧儲兼理松潘軍務錫璽書以行蜀去京師萬里而松潘又在荒外濱於諸夷棧道險絶氐獠出没為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惟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僨敗公曰吾為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於人耶且吾奉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其要害險塞以得其事情乃乘竹兠度繩橋徧行諸寨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盖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勝取

功事急則買和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為科條禁誡誕章敷化事以敉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於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帖息莫敢動在蜀甫一年屬子儆卒悲傷成疾上疏乞歸詔予告暫還病痊起用仍給傳以歸壬戌抵家越三年乙丑御史龔元上言劉某舊撫四川老成諳練協于民夷年力未衰不應閒廢會四川缺撫臣吏

部即奏起之有詔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如故
再錫璽書以行會松茂疊溪木匠兒子諸番夷嘯集醜
類連兵剽刼鑿城燒棧勢甚猖獗公親駐境上相機設
策會諸路兵討之衝擊疏捕轉戰折北諸夷懼讋悉投
兵羅拜願獻甲馬贖罪列柯空龍諸寨爭斬賊首以降
凡降二十餘寨前後俘斬千餘人捷聞降詔奬勵賜白
金五十兩文綺二襲橫梁麻嗒三哨嘴諸河道逼阽諸
夷每餉運輒為邀刼而衞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

久已頹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為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不擾正德丁卯再滿考進階中議大夫勳贊治尹時有詔裁革巡撫大臣凡十有一人公得旨還朝尋奉璽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嘗氾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貸湖陜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荊闢為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

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會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仍赴湖廣荆王奏蘄州守佘忠擅用兵仗刻減祿米欺侮宗室諸不法論死詔公會三法司勘問公爲奏辯得末減戊辰二月陞南京大理寺卿六月召爲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時承平久兵衞耗減殘卒莫能支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闗隴民兵討峒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爲軍至今遺

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明年己巳公年六
十有八上疏乞恩休致有詔不允尋給誥命進階通議
大夫推恩贈公祖考謙海加贈考宗政皆通議大夫兵
部右侍郎祖妣某妣張皆淑人庚午陞南京刑部尚書
有豪非法殺人欲行賄丐免費且鉅萬顧公不可入因
公所知乘間言之公不可竟按殺之公素練於事尤長
於法比然不為深文巧詆遇獄有疑率下屬吏再三讞
必無生理然後付法至於詩謾滛惡必盡法無貸故所

屬咸執法不敢骫濫姦宄屏息辛未兩宫慶禮成覃恩
給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考皆資政大夫刑部
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
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旨令復職
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
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
有旨卿敭歷中外多效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
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

命有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
上疏始得請仍詔月給俸米歲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
年壬午今上入正大統改元嘉靖公年八十有一會兩
宮尊號禮成覃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命有司具
綵幣羊酒存問明年癸未以疾卒訃聞命有司致祭工
部營葬事如制公為人亢爽疎雋明燭事機而閑於吏
政又精敏强幹事多迎解然其中有定識雖事出匆遽
而銖黍紛齊較若畫一彼沈思審處者或不及也故其

翁張變化人莫能測而情法不悖所至威愛並立而能飾之以文在蜀大修學校尤敦行義飾祠祀唐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閩廣皆值鄉試為監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閑衞而不為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即今翰林侍讀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瓘稱公經

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侯覽為御史如唐介其撫吳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氷鎮靜如張詠一時以為實録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疎秀而舉止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荅不少遺忘尤篤於舊故或在患難必極力拯之雖犯謗不恤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以故人亦有讒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

之衆也素性儉質既㬎貴非祭祀賔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不能休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屬纊之前一日猶對客談洽無所苦抵暮與家人燕語如常明日覺體中不佳稍就枕却藥夜半起坐呼水盥頮及旦奄然而逝寔三月十有六日也年八十有二公仕中外四十年積階自文林郎九轉至資徳大夫勲正治上卿配李氏積封自孺人至夫人生子男一人即徹嘗為

縣學生文學行誼人謂稱家不幸早卒娶諸氏亦卒女三人長適大理寺丞仰宗泰之孫灝次適福建僉事杜子開之子圮又次適都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廕補國子生女二人適張幕林文甲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之原某先君溫州與公居同里既仕同朝相好甚密某以契家子蚤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厠跡賓階竊念先君既沒老成彫謝殆盡而公

巋然獨為鄉邦之重每一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嗚呼而今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之孫遺將乞銘于當代名筆且將列之史官屬為事狀某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

曾祖顯卿

祖以義

考僎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

妣何氏贈孺人

本貫直隷蘇州府吳縣某里毛珵年八十

二狀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為姓穆王時有毛班漢有毛萇毛義其後毛珍毛寶顯於魏晉之間至趙宋澤民維瞻皆仕江南維瞻守筠卒葬於蘇公世家蘇之閶門譜牒不存莫知所始公諱珵字貞甫别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僎以公貴贈徵仕

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娶孺人寔生公及公弟瓚公生岐嶷不類羣兒稍長從學張僉憲企翱既而卒業於賀恩先生賀以易學發解南畿聲稱甚藉從遊者恒數十人獨許公善學尋被選為縣學生時未冠也會御史按試公獨後出或誚其遲頓公曰一出不可復入何可忽遽耶於時人已識其謹重自是屢試輒占前列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戊戌試禮部不中卒業太學益精進不懈時舉子學

易多事剽掇以求合有司於經義初無發明公取程朱氏之言揚搉探竟務極其旨趣有所論著多前人所未發同時有陸琪獻之者亦事研賾陸以深謐公以精雋皆號能明先儒之旨一時學者咸毁其故習而宗師之成化丁未試禮部遂以易中高等有司録其義以傳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益厭思得中實之言用之公軌迹夷易不為毛舉有所論

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溥琮矯誕懷諼在留司横甚設穽陷中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摭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嶺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佑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卒閒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譽聞方隆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為已

任而任偏矯正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不可在論思之地言雖不用時論韙之御史有以言事戍荒遠者毋老可念公言其情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都御史劉瑀先守蘇嘗不禮于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

公修好而中常慊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矣劉怒上疏自陳即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言也及去公顧惜之曰劉於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害之耶其直道秉公多此類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庚申起告北上留為户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饟不繼師徒摧衂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留不職因言兵部尚書馬文昇坐視潰敗無所展畫不宜在本兵之地他所奏擬及徼駁論薦咸切事機丁巳奉璽書清儲嶺南道拜兵科

右給事中駸駸向用矣會倪文毅公卒馬公爲吏部即擢公山東布政司左參議自徵仕郎轉六階爲朝列大夫外示進秩實疏之也或謂馬於公有宿憾而公無幾微見於色詞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閑動合事宜時王守仁以京朝官主試與御史不誠公爲調停其間迄事無忤而事亦克濟是科得人爲盛中

官出鎮者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億圍奪縱橫最為民病公隨事道利不為過激不失骫骳而惟理之循民得不敝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前是屬吏事上謟曲稱謂如卒史公痛斥之非大過未嘗有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苦必曲為處分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云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有旨進浙江叅政致仕公年甫艾服而精力强明聲望方赫不應遽遂閒散或謂當道

有不樂公者因公有請遂聽其去而一時士論莫不惜之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皆以疾辭正德丙子始起為南京鴻臚卿戊寅進太僕卿南太僕治滁州前是有司視為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散公至極意振率督閒屬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緒正為多會逆濠以寧藩叛首下九江戲安慶南京戒嚴參贊尚書喬公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祖宗基業國家所恃以為根本重地而安慶實南京屏蔽無安慶即無南京矣賊起

倉卒以我無備故直擣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虚實形見人情恇擾事不可知也喬公亦以為然遂以便宜檄公督頳泗和陽諸軍以為江表聲援公即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遂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允改撫治鄖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今上新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彚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遠引用

不盡才與情有遺望馬公沈敏精悍料事明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茍比老益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有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奏議爾雅明暢援據精審不激不隨而紆徐警發得告君之體尺牘善敘事理有所論辨棼棼數百言藻發雋永能起人意居官以愛物自存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臣録囚有鬻雛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懸其吭而絕之若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非有深讐何至殺

人即誤殺之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為計又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女奴以他事雉經惡鬻雞者責直怒詈故用抵讕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尸里中叢顯家脅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曰以兄證弟已非人情矧彰一人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嘗貸朱佑金忿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所為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尸焉潰腐不可識其

妻識其故衣乃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朱佑之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實行販於外不知也公時家居慮得其事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寃而置俞於理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寃耶蓋公雅性不能忍人之急人緩急有求必為致力至於官府寃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既無私護而言

復明暢事詳而核聽者為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若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為之盡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番休任之督饟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有遼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復以讓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為難厥後逆璫用事誅求切促方冒咸以虧課追徵破産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人以為公克

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逆知其事而為之就避耶公治家尤號有法教子孫必以正而能率之以身下至僮奴僕從使御之亦皆有制其所授任必堪其事而育之有恩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治第以若饋遺出內咸責成其下晚歲業益充拓田園邸店徧於邑中垣屋崇嚴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明調護氣息至於暄寒起卧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

歲精神完固年餘八十鬚髪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殊咸謂公方來未艾優游黄耇為當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十又八日卒嘉靖癸巳二月十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配韓氏封孺人先卒妾某氏子男三人長錫朋戊子鄉貢進士娶文氏我先叔父僉都御史諱森之女次錫蝦娶德慶州判官沈公晃之女次錫疇娶刑部尚書吴公洪之女俱縣學生女五人長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山即刑部公

之子次適布政司經歷秦鋭江西布政司使蕃之子次適鄉貢進士范汝輿宋文正公宗孫次適大理寺副王延喆太傅王文恪公長子次適蔣廷光監察御史蔣伯宣子孫男五人長體仁縣學生次志仁次利仁次友仁次闕仁孫女五人長適金昺次適湯昺次適陸廷枝餘幼曾孫男一人錫朋等以卒之次年甲午某月日葬郡西花山天池之新阡韓孺人祔某於公爲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於通家姻好之

外者公平生居官行事雖間得於語言承接之間而莫知其詳今因其子錫朋所述者摭其大校敘次如右庶太史氏有所採擇云

先叔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公行狀

曾祖定聰

祖惠

父洪淶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

母顧氏累贈恭人

本貫蘇州府長洲縣人文森年六十四狀

文氏姬姓裔出西漢成都守翁始著姓於蜀後唐莊宗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諱時者自成都徙廬陵傳十一世至宋宣教郎寶實與丞相天祥同所出寶官衡州教授子孫因家衡山至鎮遠府君俊卿仕元季為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生六子長定開入國朝為荆州左護衛千户賜名添龍次定聰侍高皇帝為散騎舍

人後贅為都指揮蔡本壻從蔡徙蘇州遂占籍為蘇之長洲人散騎府君次子惠字孟仁公之祖考也考諱洪字功大仕為淶水縣儒學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寺少卿初少卿公娶陳安人生先君温州府君諱林繼娶顧恭人寔始生公公諱森字宗嚴隨少卿公宦淶水受易於家庭即得肯綮少卿公致仕歸卒於家公年甫十八即能自奮於學誦讀窮晝夜不休羣經子史若國語左氏諸書讀之殆徧下筆為程文儁發蹈厲不為時俗陳爛

語一時曹耦咸退讓終喪選為縣學生稍試不利即屏居學宫益事研究三年不輒歸成化丙午遂中應天鄉試明年丁未中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又明年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詔諭天下公奉使歷山東鳳陽揚州廬滙諸郡尋以纂修憲宗皇帝實録奉使採訪浙江事竣以病予告還吳弘治四年辛亥起告赴部授河間府滄州慶雲縣知縣慶雲地瘠民貧屬歲大旱公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

急民亡且盡公曰若歸語而老弱而來吾且食爾無憂賦也即閲獄有以逋賦繫者立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户部以撫按無奏不報公疏再上語加切卒免其半既而請賑於上官上官令列户給之户不過五斗公曰户有小大概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或以迕上官怵公公不顧按籍占數計口而發仍禁所司不得雜糠粃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為迕會開興濟河役民甚衆公曰民饑且死何以出役走白於郡得減役視

他縣獨得不擾郡又役之治道公亦白而遣之境故高
而舊無渠堰民視雨澤以田一遇旱則束手待槁公教
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潦則洩之每行視野中屏
騎却蓋親履塍畝持食一橐茗一器或當食不及頓次
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暴風日中面焦且裂弗為止而虔
於禱祠曰靡神不索荒政之一事也因立八蜡祠修復
龍王廟修築社稷縣厲諸壇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
打旱魃者歳旱則聚惡少發新瘞屍墓而鞭之或執產

婦被髪坐而沃之曰淋旱魃公諭之曰在法發塜邪巫皆重辟若曹奈何蹈之因嚴為禁絶縣嘗有蝗患公捕得輒瘞而藏之或問故公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明既而朝廷累遣使行驗民頼是免賦而他縣無驗坐累者比比雅重學校稍暇即請學官與諸生講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導以孝友而勸相之有徐文亮者數世同居為表其宅里宅貞孝有蹟被旌與可旌而旌未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嫠嘗出聞有夜織

者旦名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惰至是多勸而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廬舍為構屋四十餘楹具井釜給薪爨哺被以時不令失所縣比不登民流户減而額養孳生馬如故公上疏極言不均之弊下兵部參會衆議得通融均給縣隷滄州州每役縣民為斗級弓手防夫它夫皁之屬流傭轉輸曠日煩費民甚苦之公曰縣雖隷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擾縣之民白於監司罷之仍請下傍縣皆得視慶雲癸丑丁呂恭人憂丁巳服除改山東兖州

府鄆城縣鄆城地大雄繁民獷健而喜訐公至縛奸人數輩投戍邊徼一時宿蠹為清豪猾斂戢不敢肆縣有德王府莊田歲輸子粒至府府官校每虐苦之至以鐵絙縶廄下榜笞之或賣所乘驢馬不足償公言於監司請自輸于長史不可則為征取貯於公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詔減明年田租而王府征輸如故公亟言於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于朝極言王莊之擾不報富民緣邊儲出內為奸利公列櫝庭下令輸者書

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自投櫃中過富民不得近又上
供歳帛不問里甲大小及民貧富槩徵之胥徒復漁取
其中公以九則占數而賦其直俾占帛以輸所省十五
而輸復有羨民咸便之境有西裏河舊通漕運歳發浚
卒專官領之及築黄陵岡上流因罷專官而供調如故
公請罷之所司不可公曰上流既築則河不必浚管河
官既罷則卒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卒罷之縣城久圯而
隍堙不能蓄水公糾工繕濬二旬而畢去城一舍有障

水隄綿亘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復之又於隄口聚土以遏水衝凡所為興革利害無所不盡而崇奬風化激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漕渠曠遠無防而鄆有梁山之險又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盜盜白日遮刼不可跡公所至置民兵什伍分曹更邏約遇盜併力揜捕而高懸賞格以勸勞之故盜出境內無脫者甞被郡檄捕刼盜公讀檄默記其失物他日獲盜遽詰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即吐實果前刼

郡中者蓋郡與真保定比壤盜出没於此公識其方言耳有竊人瓢粟鮮后其妻殺之求盜不得或得瓢於張乙土榻中執張至不承曰此故乙瓢也公召其妻至雜數瓢令識之妻遑錯莫能舉乙遂引伏鄆有趙小老兒者嘗鮮后一僧於市知其盜也詈而逐之既而宅盜以僧言誣趙為槖盜者公使趙青衣雜羣皂中問識盜趙否曰識之曰羣皂中亦有類趙者乎曰無也公曰果汝妄耳因釋趙不問先是隷卒攝逮鄉民畏漁苛往往逃

匿不時得公受牒輒判牒尾令自持以往無不即至故事州縣團夫率用富人以便供需公特簡下户充之皂則與鄰縣互易如制一切苞苴不得踏門嘗自啖糲食每歲儉輒停俸入家人或不能具饔飱以為常在郡三年廵撫使者交薦其才可大用十四年辛酉召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會吏部闕尚書大臣有夤縁求進者公疏力論之因舉宜為吏部尚書者疏劉大夏周經進以召時營進者甚鋭且有力或從中醖釀之謂是專擅選法

非所宜言遂下詔獄賴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十五年壬戌奉命榷木盧溝橋隨事錯綜不先為程期而實乂不失常度召車徒給以闕符驗數勾稽限不得與門者通隸卒無所牟大利富商大賈往往詭數規免或挾勢家為奸利公驗稅如制一切私書禁弗為道尋監光禄寺尤多緒正十六年癸亥奉詔河南清軍伍既至命所司各陳利病而興除之故事疏捕士伍視移文槩藉株逮往往民不勝擾公惟稽赤籍非缺伍不輒追有匿丁壯

而以缺伍言者悉捕至抵罪弊為之清會疾作上疏乞告明年甲子還吳閲二年丙寅改元正德逆瑾擅權用例致仕庚午更化再起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推掌三法司事尋奉詔照刷在京五府六部各衙門文卷正德七年辛未考績給敕命進階文林郎明年壬申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科駒責駒徵銀及追陪倒死諸弊政公移文諸屬條列古今廄牧之法與今之利病所宜興革者大畧言今日馬政除補足種馬之外上之所

須獨備用一事而已豈有科賣徵解諸擾民之令哉柰何有司沿故習而忽令典憚改革以失事機援例變賣之文交屬於途聽民自便之條高束於閣妄傳黠視而使期集之不暇虛稱拘刷以示科需之有名是致一牝常隨兩駒三駒之多而一駒或養三年四年之久羣醫牙販則請賣駒於官以謀撓法吏書庫役則請收銀於官以遂已私闕殊不知官賣之際多估則買者陪販而廄牧愈受其殃少估則賣者虧損而市井共饕其利買

欠或遭勢豪之手徵求難免捶楚之刑甚而官吏私相貿易而馬於是乎併去矣此賣駒於官之獘也官收之時盤歒法重有秤頭之積出錙銖較闕有火耗之羨餘券票有紙筆之需伺候通攬先之賂甚至上下傳相交代而利於是乎併失矣此收銀於官之弊也况名雖補輳備用而全科併派之數實不開除陽雖變賣不堪而倒失虧欠之逋陰加併歛凡所言皆切中當時之弊在太僕三年軌道綜核隨事財正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

乙亥考績赴京道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給誥命進階中憲大夫贈考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妣顧氏繼妣呂氏俱恭人於是公在仕途三十年年五十有五矣會有小疾遂上疏乞休有旨俾回籍養病疏再上始得致仕是歲正德十二年丙子也越六年辛巳今上踐阼工部尚書李公某户部侍郎胡公某御史沈某先後薦公老成可用皆不報又五年為嘉靖四年乙酉五月某日以疾卒於正寢實公所建文山忠烈祠之右公平生忠義

自許雅慕文山為人以先世甞與通譜且甞建節吳門有功德於民因言于朝得列祀典即所居建祠俾子斗主之吳之有文山祠實自公發之也而公竟易簀於此豈偶然哉公為人精悍英發激昂負氣義而執法弗撓意見所在必達其志初奉使至鳳陽解后二貴臣行禮稍不如制一中官尤詩謾公執故事不少降必使引伏乃已益其初筮為小官已能抗捍權要如此及按河南中官劉瑯貴横尤甚懐諼侵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

臣脅息順旨莫敢出氣公檄有司謂事有統攝法不可奸苟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輒承行行必劾弗貸趣令示劉劉為之斂戢其為縣時與上官論事亦皆直前不顧或不聽必疏論之户部著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公謂壤有變遷農力不齊胡可一槩限列又欲括縣金錢以足上供公亦不可曰與其他日發内帑以救饑饉孰若今日存府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不以有成命但已既在言路盍得盡言然必執大體不為抉摘

細碎所言皆明白直致不為回曲其論吏部尚書尤人所難然非其人絶不與交晚節益堅定思有所為及今上收用老成又經中外論薦當路者且次第叙進公而公不待死矣公問學精詣而不務博綜自少與先温州兄弟自相師友及入仕即從學李文正公所得甚深而賦性高朗視一時名家若不足為其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劌致不已然不苟作亦不輕以示人人無知者晚歳悉棄不復為曰大丈夫乃復區區佔

畢問耶其意欲以功業自見屬正徳多故又不能隨時
俯仰遂以盛年棄官家居其意益有待也而豈意其遂
已耶公自少貧苦然視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旣貴不
復殖産亦不治居第俸禄所入皆緣手散去家之有無
一不問至於子女婚嫁特成禮而已不求備也惟雅好
賓客客至未嘗不置酒治具草畧亦不求甚設而情意
懽洽藹然可親錢寧翟鵬用事皆嘗加禮於公公皆無
所受造謁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公論事公正折之

又為書詆訾其過不少諱其刻廉修正無所回折如此晚歲偃蹇不究大用殆亦以此而公不悔也公娶談氏累封恭人生子男一人斗娶沈氏女二人長歸國子生毛錫朋其一早夭側出子男二人科娶張氏犀聘陳氏女六人歸錢班張哲周某哲國子生其三未行孫男三人女四人公少先温州十九年事温州如父終身未嘗與亢列處季弟縣學生彬備極友愛撫諸姪禮嚴而情篤於徵明加親徵明少則受業於公賴其有成及以薦

入官數書示其所志思一見徵明不及及是歸而公不可作矣嗚呼痛哉今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惟公抱負閎偉志烈剛大屬時多艱不獲盡展而所施設僅僅見於一方百里之間太僕之任又在叅佐之列是其所有曾不少見於用而盛年奄棄明時有可惜者敢列其大校以備采擇云謹狀姪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徵明狀

甫田集卷二十六